

# 大学生与拾荒者同吃同住30天

假期来了，黄益彪没有去国企实习，而是回老家寻找拾荒者三哥和他的那群朋友。

30天的时间，在贵阳市一个多数房屋都是建在半山腰的城乡接合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四学生黄益彪和几十个常年居住在这里的拾荒者同吃同睡；白天进城“收破烂”，晚上回家喝水打麻将，半夜他趁着人都睡了，佯装写日记，偷偷记下这一切，最后形成一份近两万字的都市拾荒者生存状况调查。

这份去年暑假做的调查获得了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一等奖。黄益彪作为第一作者，在接到学校首次颁布给本科生的“校长特别奖”时，用带着贵州口音的普通话，首先感谢了这群拾荒者。

## 喝酒打麻将融入拾荒者群体

在多数人眼中，拾荒等同于“脏乱差”。但黄益彪和队友郑泽豪对拾荒者群体产生了好奇心，他们想到黄益彪远在老家的拾荒者三哥和他的那群朋友。假期来了，黄益彪没有去国企实习，而是回老家寻找这群人。

黄益彪来到拾荒者聚集地。敲开三哥的房门，一片狼藉。黄益彪知道，坐在桌旁进行深度访谈的计划泡汤了。听到三哥带着嬉笑的江湖气，使用脏话与邻里间交谈，他立刻意识到，如果自己再扮演一个读书人的角色一定是个异类，“别说深度访谈，就是交流怕都有隔阂”。三哥带他和对面邻居打招呼，“这是表弟，来附近实习的。”简单寒暄之后，邻居各自忙活着，彼此间再无更多接触。

直到夜幕降临，黄益彪才等到交流的机会。晚饭吃得差不多了，这群穿着与打工者无异的群体开始了一天中最为放松的时刻，麻将声、喝酒猜拳声，“一点也不亚于都市里的KTV夜夜歌舞”。

“小黄，过来一起喝杯酒。”听说他是大学生，年龄稍大些的拾荒大哥主动叫他聊天。白酒喝了四五杯，黄益彪的头有些晕乎，但类似经济状况、子女教育的问题还是难以张口，“没熟到那个份儿上”。黄益彪决定加入他们最为刺激的娱乐项目——打麻将，以此来拉近彼此的关系。

在这片聚集地，麻将确是家常。三哥家有一台自动麻将机，作为“茶室”，平时和几个走得近的拾荒者打牌，并从中抽点桌钱。说是娱乐，但是赌资还不小，一晚上至少有300多元的输赢，有时七八百，甚至上千元。黄益彪采取的策略是，能输就输，让别人高兴，但也不能让自己输得太过厉害，至少要把本捞回来。

渐渐地，黄益彪跟大家都混熟了，打麻将时嘘寒问暖，



## “希望孩子多读点书”

黄益彪发现，这群拾荒者一天平均收入四五十元，生意好的一年能挣五六万元。拾荒者通常在三四十岁，主要是六盘水、安顺周边县市的农民，他们多数有几年在外务工的经验，有一定的闲散资金，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生意头脑，“就看重这行的高收入”。

一次聊天中，30岁的和平哥向黄益彪谈起他以前的经历：17岁开始出门打工，做过餐厅洗碗工、工地搬运工，但都没挣到钱，后来在建筑队打山洞时挣到一点钱，但又太危险。经朋友介绍，19岁的和平哥来到贵阳开始拾荒，一干就是11年。虽然年龄不大，但和平哥已是这里最“元老”的人物，在老家已修了一幢10多万元的楼房。

“都市拾荒成了一些打工者转型后的职业。”这些人告诉黄益彪，出来打工的人在自己有了孩子后最好的“打工”就是拾荒。

黄益彪调查了这一地区50个拾荒者，平均年龄在36岁左右，其中男性29名，女性21名，已婚45人，配偶在身边的有21人，而结婚当中有孩子的占八成，较多夫妻是双方带着孩子一起来。

黄益彪发现，这群人虽然大多只有小学文化，但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却不含糊，尤其是做拾荒生意时间长了，见识相对多了。和平哥对他说，“我读的书少，希望孩子多读点书，考个大学啥的，脸上有光，以后他们的日子也好过。”

(摘自《中国青年报》1.29 邱晨辉/文)

两根烟就能聊到一块儿去。关系好的时候，三哥出去办事，黄益彪便直接在牌友家一起吃饭，也不用再说客套话。

## 拾荒者的一天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拾荒者都是“捡破烂的”，按圈内的说法，“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黄益彪调查的这一群体就是“运”的，不过，他们在收购生意不景气时，也偶尔会动手来捡。

三哥早上7点便起床了，由于身体不太好，吃完早饭已经9点。三嫂推起三轮车先出门，三哥挑了一个箩筐，里面放了几个茅台酒瓶和衣服包装盒作为收购样品；五个蛇皮袋，用来装货；一杆秤，还有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回收的东西和三哥的联系电话。东西齐了，黄益彪跟着上路。

一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稍不留神就被卡车蹭着，一度让黄益彪觉得拾荒是个高危职业。路上的拾荒者一般会吆喝：“收废旧家电喽！有茅台酒瓶的收来买喽！”他发现，女的喊得勤快一些，男的则碍于情面，喊得少些。

交易后，拾荒者会将随身带的名片发给货主，如果是新货主，就多发几张，以防他们弄丢，以此来培养老顾客。把货捆好后，黄益彪推来三哥自制的三轮车装货。满满一箩筐加上这一车货就是整个上午的战利品，下午则是卖货阶段。他们一般是把货卖给回收站，但是像家电这样的“贵重”物品，有时刚买进，出门就转手卖给其他需要的人；有时则把货运回住处，该修的修，该拆的拆，囤积一段时间后再集中销售。

这一天，三哥挣了100多元，“这算少的”。他们这行谁挣得多谁挣得少，看的不是谁起得早跑得勤，而是跑什么货。三哥告诉黄益彪，几块钱一个的茅台酒瓶子，找到黑市可以卖到几十元钱一个；一个洗衣机收三三百元，倒手卖到五六百元也有可能。

渐渐地，黄益彪跟大家都混熟了，打麻将时嘘寒问暖，

# 给生活加堂课

离开学校之后，还会去听课吗？一天的劳碌和疲倦之后，那些包含了人文、科技、艺术、文学、历史的观点碰撞和思维盛宴是否仍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每天，形形色色的讲座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它们也总能找到趋之若鹜的听众。抛开肥皂剧、酒吧、游戏、Party，听众们在讲座中找到了不同的东西，有些嬉笑怒骂，有些严谨务实。

## 回到青葱岁月

工程师付先生的脸在一群年轻学生中很有辨识度，岁月的确像一把杀猪刀，砍出了两撇胡须和一抹沧桑。常常有人问他是不是某个院系的老师，到讲座上来“视察工作”。这弄得他有些不好意思，但有感兴趣的讲座，他还是每场必到。

“其实工作5年了，依然很怀念校园生活。真的能学到什么倒不见得，重要的是感受那种气氛。”最近，还未成为家的付先生发觉自己竟然对有关爱情的讲座抱有越来越大的兴趣了，印象最深的是陈果教授说“关于爱情”。她对爱情的讲述不虚浮，很朴实，改变了我以前的爱情观。“付先生的恋爱经历并不丰富，观念还挺现实的——爱情必须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先谈条件再谈爱情，而陈果说的爱情同样也是要建立在物质上，但不是单方面的责任，而是要靠双方共同建立，这样爱情才能更持久”。

## 听讲座，需要理由吗？

35岁的Vicky自嘲听讲座属于“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最近看了什么书，听到什么有趣的谈话，或者经过某地恰巧碰上，都可能促成一次听讲经历。

前几周的一个傍晚，Vicky陪大学好友去交大医院办事，在花坛边散步等候时，正巧听经过的学生说一个“名画中的医学”讲座。这个标题还蛮吸引人的，于是她临时起意，拉着好友溜进去坐在最后几排旁听。

一开始，Vicky觉得挺好玩的。但渐渐的，她觉得“有点怪”。比如主讲者认为《向日葵》反映出梵高很可能因服用精神类药物而引发了“视黄症”；伦勃朗《拔土巴》中的女主角则被发现得了乳腺癌，还很可能是晚期。“一瞬间，这些画的美感被打破了。大概因为我不懂医吧，听到那些病症描述，有点受不了。”不过Vicky还是有收获的，“引导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名画”。

而对于另一群上班族来说——他们或她们，可能确实因为工作太忙或性格使然，无暇去体味思考生活，需要一股外力来帮助完成，诸如心灵按摩类的讲座，让他们有个喘息。“我一个做会计的朋友，平时完全没文艺生活。有天带她听了一场林奕华的讲座《幸福是什么》，她回去后就觉如醍醐灌顶，非常有道理，感慨了好几天。”Vicky笑称，即使林奕华的总结并不新鲜，“诸如幸福和金钱无关、幸福是从自我需求出发等”，但有人就是需要一个场所、一个氛围、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把这些告诉她。

(摘自《上海壹周》4.23 潘一灵、卢晓欣、胡宇桥/文)



## 草根明星为『幸福』来加油

5月5日至5月8日，由文萃报、文萃周末与湖南经视联手打造的全国首档大龄电视歌唱比赛“幸福来欢唱”海选第三场在长沙市河西步步高广场继续开唱，虽然气温飙高不下，但仍有来自各地、渴望成为“大龄新星”的选手前来参赛，其中还不乏一些本土的草根明星。

### 相亲达人渴望真爱

“我还没有心上人，30岁以上45岁以下的女同胞们还有机会。”不愧是湖南卫视的相亲达人，云才哥连参加歌唱比赛，都不忘发表自己霸气外露的交友宣言。因为在《我们约会吧》节目中颇具幽默精神，且时常语出惊人，云才哥迅速走红网络，赢得一帮粉丝拥护。虽然妙语连珠，但云才哥的歌喉怎样呢？一曲《敢问路在何方》唱毕，评委们给出的评价是：“说得比唱得好听。”

不过云才哥并不在意，“我参与这档节目，并未抱有太大的功利目的，之所以参与，重在追求快乐。”当然他还不忘给自己再做宣传：“你把我的‘抠’再宣传一下喽，看有没有文萃报的美女读者喜欢我。”

### 铁发硬汉武艺胜唱歌

48岁的贺坚马从株洲攸县赶到长沙“幸福来欢唱”的舞台，一出场却摆弄起了一副梁山好汉的招式。看起这架势，他不像是来唱歌的，倒像是来比武的。不过，他确实功夫不错，有头发发拉汽车的绝活。

2009年5月25日晚，攸县酒埠江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广场上，在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吉尼斯之夜》栏目的现场见证下，贺坚马用头发将一台839吨的汽车拉动了30米，一举打破了由英国籍的马来西亚人之前保持的最高纪录7.78吨，成为吉尼斯纪录保持者。由此，他一夜成名，并被网友称为2009年最牛的年轻人。

不过，这次贺坚马上《幸福来欢唱》PK，节目组可没办法给他弄辆汽车来助兴。但他还是有办法，就地取材，在现场直接用头发拉起了一个胖女孩，背在了身上，弄得现场观众是一边喊一边大笑。

### 非洲策神玩转花鼓戏

非洲人能唱花鼓戏？不仅会唱，还拿走了直接通行证。5月6日，有“非洲策神”之称的毛吕克出现在选手候场区，不少观众便纷纷掏出手机拍照。

毛吕克来自贝宁，但他通常会幽默地跟人说：“我是尼日尔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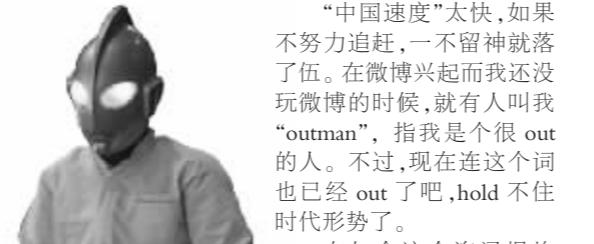
毛吕克来到长沙已经11年，初来乍到时，他只是个奔着李小龙功夫来的愣头小伙子——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出门“两眼一抹黑”。但毛吕克喜欢中国文化，他每天跑到岳麓山下、爱晚亭旁去背诵和记忆中文词语，坐车、买早餐、逛街，都尽量用长沙话和别人搭腔。

让毛吕克最着迷的是花鼓戏。为了学花鼓戏，他把每一句歌词都标注上了拼音，反复练习。在比赛中，毛吕克还特意弄了个夸张的造型，给评委加深印象。“我现在很幸福，所以参加‘幸福来欢唱’，我有一个很善良很爱我的中国女朋友。最大的梦想是生产出一个‘中贝合作’的宝贝。”

不过靠我一个人还不够，还需要女朋友的大力支持。”说得高兴，毛吕克又显出了“策神”特质。

(本报记者 姚瑶)

## 谁会成为outman



“中国速度”太快，如果不努力追赶，一不留神就落伍了。在微博兴起而我还没玩微博的时候，就有人叫我“outman”，指我是个很out的人。不过，现在连这个词也已经out了吧，hold不住时代形势了。

在如今这个资讯爆炸的网络时代，我很赞同从微博上看来的一句话：成功取决于3%的天分+97%的能否抵抗网络对注意力的分散。

我的一位画家朋友，除非需要发E-mail，基本不上网，不看新闻，只翻字帖，看自己喜欢的书，可以几个月闷在家里画画。摇了摇头，听说最近他的画行情开始好了，因为有浓浓的“文人味”。那是，满世界的“文人”都商业化了，倒把他显得“遗世而独立”了。

最近又发现一位技术人员，因多年潜心研究无线通讯技术，成为各大公司争抢的香饽饽。他现在自由职业，靠为各大公司做项目过活，一年也收入近百万，但生活简单到苍白，除了偶尔跟公司谈项目，剩下的时间全在家里，陪儿子。我问过和他合作的公司主管，为什么非得找他呢？技术人员这么少吗？答曰：是啊，当年比较牛的技术人员都转行做销售或者管理者了。

表面上看来，这些与主流逆行的另类的人也许是outman，但时间久了才会发现，天天谈着很in的话题的人才会真的被时代淘汰。因为真正能为这个时代带来价值的还是兴趣+智力+研究的创造性产品，而不是网络上信息与名词的武装，而前者，是需要花时间静静潜伏下来的，这在“中国速度”的旋涡中，是件多么难的事情啊。

(摘自《视野》第5期 谁谁谁/文)

## 说甄嬛体还是说人话

随着电视剧《甄嬛传》的热播，观众们在追看电视剧的过程中，也被里面“古色古香”的台词所倾倒。剧中人物对话文艺十足，语调不急不缓，语气不惊不乍，从容大方。很多网友平时说话聊天时纷纷效仿“甄嬛体”，语言颇具古风，极具喜感，制造出无数欢乐——

相亲篇：“眼前这位公子自然是好看极了，加上家境殷实更是完美，身后定是不乏红颜知己。我虽体态丰腴了些，气质还是不错，我愿为君消得憔悴，衣带渐宽，倒也不

在如今网络服务的全盛时代，日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放弃互联网，回归使用手写信的交流方式。

江户路13号，旭(寄)。滨子路X号，XX(收)。

茶田路6号，杉(寄)。古都路X号XX(收)。

在“通信村”，每个月大约会有500封这样的信件。

“通信村”是指不公开会员的本名和具体地址，收取会费提供通信服务的协会。会员通过阅读事务所发行的会报，从会员介绍栏选择通信对象，将书信寄往事务所。事务所每月将收集起的书信随会报一并邮寄给会员。

协会会长保科直树创办“通信村”最初的想法是让这个协会成为“老年人聚会交流的场所”。没想到会员中，一半以上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

会员上野敦子从前每天都会和朋友发10到20条短信联络感情。但当她成为一名护士之后，值夜班让她的生活作息变得不规律，朋友也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联络自然开始减少。尽管可以从社交网站了解到对方每天在做什么，但回应却很平淡，友情无法维持下去。就在这时，她在网上了解到“通信村”的存在。

写下家庭旅行的趣闻、讨论简便易做的菜肴……把信件装入信封，用自制印章盖上邮戳，把信寄出去。上野每个月能够收到2到3封回信。这样频率的通信价值的还是兴趣+智力+研究的创造性产品，而不是网络上信息与名词的武装，而前者，是需要花时间静静潜伏下来的，这在“中国速度”的旋涡中，是件多么难的事情啊。

不会太赶，上野感到很舒心。“在遥远的地方有人关心我，这些手写的文字让我感受到了这一点。”

(摘自《海外文摘》隅田佳孝/文)

## 乐活

随着电视剧《甄嬛传》的热播，观众们在追看电视剧的过程中，也被里面“古色古香”的台词所倾倒。剧中人物对话文艺十足，语调不急不缓，语气不惊不乍，从容大方。很多网友平时说话聊天时纷纷效仿“甄嬛体”，语言颇具古风，极具喜感，制造出无数欢乐——

数学课：“方才在精练上看到一道数学题，出法极是诡异，想着若是这题让你来做，定可增加公式熟练度，对你的数学必是极好的。”“说人话！”“我不想动，帮帮我拿遥控器。”

数学课：“方才在精练上看到一道数学题，出法极是诡异，想着若是这题让你来做，定可增加公式熟练度，对你的数学必是极好的。”“说人话！”“我这道题不会做，你会不会？”

(摘自《半岛晨报》梁巍/文)



## 一位80后公民的“植树战争”

一封信都不许存活48小时的人，怎么能让一棵树存活百年呢？”

因为质疑青岛大规模种树到底不合理，27岁的潘琦成了当地的小名人。最终，在强大的网络力量“围观”下，青岛市有关部门选择了公开向市民道歉，以了解这场“植树危机”。

今年3月1日，青岛政府启动了耗资40亿元的“增绿行动”，要将这海滨城市打造成森林城市，第一个月便种下了180万棵树。很多百姓抱怨这面子工程劳民伤财，有的在网上称新任市长是“种树狂人”。众多对青岛大面积种树的质疑反切身的感受，引起一个叫潘琦的80后青岛姑娘的注意。她在青岛一家报社当娱乐记者，对社会政事，向来不太关心。但这次事情就发生在身边，她不想再沉默，尤其是当她自小熟悉的青岛汇泉广场的大草坪被铲掉准备种树后，头一回，潘琦感到一种“疼到心里”的愤怒，忍不住骂起了脏话。

要表达意见，潘琦认为“先得整明白我们有没有权利去管种树这事”。她上网仔细阅读了《宪法》和《山东省行政决策程序》等文件，发现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咱做这个事没错，法律允许！”潘琦得出结论。她在家里拨通了市长热线“12345”——这是她唯一想到的